

第七回 道路上美還遇美

詞曰：

利器小盤根，駿足輕千里。猛雨狂風欲妨花，轉放花枝起。人喜結同心，纔喜逢知己。莫訝人生面目疏，默默相思矣。

右調《卜算子》

話說宋信受了冷絳雪一場羞辱，回來便覺陶、柳二人的情意都冷淡了。心下百般氣苦，暗想道：「我在揚州城裏尋訪過多少女子，要她寫幾個字兒，便千難萬難。怎冷家這小丫頭纔十二歲，便有這樣才學？把做詩祇當寫帳簿一般，豈不又是一個山黛。我命中的災星、難星，誰知都是些小女兒。若說山黛的禍根，還是我挑掇晏文物起的，就是後來喫苦，也還氣得她過。冷家這小丫頭獨獨將一張報條貼在瓊花觀門牆上，豈非明明來尋我的豐端，叫我怎生氣得她過。」又一想道：「莫若將山相公要買婢之事與老竇商量，要他買了送與山相公。一來可報我之讎；二來為老竇解怨；三來可為我後日進身之階，豈不妙哉！我將這小丫頭弄得七死八活，纔曉得我老宋的手段。」

算計定了，到次日來見竇知府，將冷絳雪辱他之事細細哭訴一番，要求竇知府為他出氣。竇國一道：「她雖得罪於你，卻無人告發，我怎好平白去拿她。」宋信道：「也不消去拿她。我前日出京時，山相公要選買識字之婢，伏待女兒，再三託我。我一到揚州，即四境搜求，並無一人。不期這冷絳雪，年纔十二，才情學問不減山黛。前日偶然遇見，賣弄聰明，將晚生百般羞辱，老先生若肯重價買了，獻與山相公，上可解前番之結，下可泄晚生之憤，誠一舉兩利之道，不識老先生以為何如？」竇國一道：「這個使得，祇是也沒個竟自去買之理。須叫媒人來吩咐，待媒人報出，然後去買才成個官體。」宋信道：「這不難。老先生祇消去喚媒人，待晚生囑託媒人，當堂報名便了。」

隔不得兩三日，竇知府果然聽信，差人喚了許多媒人來吩咐道：「北京山閣下老爺有一位小姐，年纔十一二歲，是當今皇帝欽賜有名的才女。要選與她年紀相近，能通文識字的女子一十二個服侍她。聞知揚州人才好，昨行文到此，要我老爺替他選買，故喚你們吩咐。不拘鄉村城市大家小戶，凡有年近十一二歲通文識字的女子，都細細報來，本府不惜重價聘買。如隱匿不報，重責不饒，限三日內即報。」眾媒人出來各自尋訪，陸續來報。

第二日，內中一個王媒婆來報：「江都縣七都八圖香錦里冷新的女兒冷絳雪，年正一十二歲，實有才學，媒人不敢不報，聽老爺選用。」竇知府見了道：「這個名字便取得有些學問，一定可觀，準了。」便叫一個差人吩咐道：「你可同這媒婆到冷新家去，說當朝山閣老聞知你女兒有才，不惜重聘，要討去陪伴她家小姐。可問明他要多少財禮，本府即如數送來。此乃美事，故不出牌。他若推脫留難，本府就要委江都縣官來拿了。」

差人應了，不敢怠慢。隨即同王媒婆到冷大戶家說知此事。嚇得冷大戶魂不附體，慌忙接鄭秀才來商議道：「這禍事從哪裏說起？竟是從天掉下來的。」鄭秀才道：「不必說了，一定是前日宋信受了甥女之辱，他與竇府尊相好，故作此惡以相報也。」冷大戶道：「若是宋信作惡，如何王媒婆開報？」一面治酒款待差人，一面就扯住王媒婆亂打道：「我與你往日無讎，近日無冤，你為甚開報我女兒名字？」王媒婆先還支吾，後被打急了祇得直說道：「冷老爹不消打我，這都是別人做成圈套，叫我報的，我也是出於無奈。」冷大戶道：「哪個別人？」王媒婆道：「你想哪個曾受你的羞辱，便是哪個了。」鄭秀才聽了道：「何如！我就說是這個小人。不妨事，待我去見竇府尊，講明這個緣故，看她如何？他若擋護，我便到都察院去告。哪有宰相人家，無故倚勢討良善人家女兒為侍妾的道理！」冷大戶道：「須得如此方好。」

鄭秀才倚著自有前程，便興抖抖取了衣巾，同差人來見府尊。正值知府在堂，忙上前稟說道：「生員的甥女雖是村莊人家，又不少穿，又不少喫，為甚麼賣與人家為侍妾？此皆山人宋信為做詩受了甥女之辱，故在公祖老爺面前進讒言以起豐端。乞公祖老爺明鏡，察出狡謀，以安良善。」竇知府道：「此事乃山閣下有文書到本府，託本府買侍妾，與宋山人何干。你說宋信進此讒言，難道本府是聽信讒言之人。這等胡講，若不看斯文面上，就該懲治纔是，還不快去勸冷新將你甥女速速獻與山府。雖說是為侍妾，祇怕在閣老人家為侍妾，還強似在你鄉下作村姑田婦多矣！」鄭秀才道：「寧為雞口，勿為牛後，凡有志者皆然。況甥女雖係一小小村女，然讀書識字，通文達理，有才有德，不減古之烈女。豈有上以白璧之姿，下就青衣之列。還求公祖老爺扶持名教，開一面之網，勿趨奉權門，聽信讒言，以致燒琴煮鶴。」

竇知府聽了拍案大怒道：「甚麼權門，甚麼讒言？你一個青衿，在我公堂之上這等放肆！他堂堂宰相，用聘財討一女子，也不為過。叫庫吏在庫上支三百兩聘金，同差人交付冷新，限三日內送冷絳雪到府。如若抗違，帶冷新來回話。再有生員來纏擾，重責四十。將鄭生員逐出去。」

鄭秀才還要爭論，當不得皂隸、押首亂推亂攘，直趕出二門，連衣巾都扯破了。鄭秀才氣狠狠大嚷說道：「這裏任你作得威福！明日到軍門、按院、三司各上臺，少不得要講出理來。那有個為民公祖，強買民間子女之事。」遂一徑回家，與冷大戶說知府尊強買之事。就要約三學秀才，同動公呈，到南京都察院去告。

此時冷絳雪已聞知此事，因請了父親與母舅進去，說道：「此事若說宋信借勢陷人，竇知府買良獻媚，與他到各上司理論，也理論得他過。但孩兒自思，蒙父親、母舅教養，有些才美，斷不肯明珠暗投，輕適於人。孩兒已曾對父親說過，必才美過於孩兒者，方許結絲蘿。你想此窮鄉下邑，那有才美之人。孩兒想京師天子之都，才人輻輳之地，每思一遊，苦於無因。今既有此便，正中孩兒之意，何不將錯就錯，前往一遊，以為立身揚名之地。」冷大戶道：「我兒，你差了。若是自家去遊，東西南北便由得你我。此行若受了他三百兩聘金，就是賣與他了。到了京師，送入山府，就如籠中之鳥，為婢為妾，聽他所為，豈得由你作主！他深深相府，莫說選才擇婿萬萬不能，恐怕就要見父親一面，也是難的。」一面說一面就掉下淚來。

冷絳雪笑道：「父親不必悲傷。不是孩兒在父親面前誇口，孩兒既有如此才學，就是不致相慢。甚麼宰相敢以我為妾，以我為婢！」冷大戶道：「我兒這個大話難說。俗語說得好，鐵怕落爐，人怕落套。從古英雄豪傑，到了落難之時，皆受人之制。況你一十二歲的小女子，到他相府之中，閨閣之內，縱有潑天本事，恐也不能跳出。」冷絳雪道：「若果此言，便與孩兒何

好漢了。父親請放心，試看孩兒的作用，斷不至玷辱家門。」冷大戶道：「就是如你所言，萬無一失，教我怎生放心得下。」冷絳雪道：「父親若不放心，可央母舅送我到京，便知端的。」冷大戶道：「自母親亡後，你在膝下頃刻不離。今此一去，知到何日再見？」冷絳雪道：「孩兒此去，多則十年，少則五年，定當衣錦還鄉，如男子與父親爭氣。然後謝輕拋父親之罪。」鄭秀才道：「甥女若有大志，即自具車馬，我同你一往，能費幾何？何必借山家之便？」冷絳雪道：「母舅有所不知，甥女久聞山家有一小才女，詩文秀美，為天子所重。甥女不信天下女子更有勝於冷絳雪的，意欲與她一較。我若自至京師，她宰相閨閣，安能易遇？今借山家之車馬以往山家，豈不甚便！」鄭秀才道：「甥女怎麼這等算的定，倘行到其間，又有變頭，則將如何之？」冷絳雪道：「任他有變，吾才足以應之。父親與母舅但請放心，不必過慮。」冷大戶見女兒堅意要去，沒奈何祇得聽從。

鄭秀才因同了出來，對差人道：「這等沒理之事，本當到上司與他講明。不期我甥女轉情願自去，倒叫我沒法。」差人道：「既是冷姑娘願去，這是絕美之事了。」庫吏隨將三百兩交上道：「請冷老爹收下，我們好回復官府。」冷大戶道：「去是去，聘金尚收不得，且寄在庫上。」庫吏道：「冷姑娘既肯去，為何不收聘金？」冷大戶道：「此去不知果是山家之人否？」庫吏笑道：「既是山家要去，怎麼不是山家之人？」冷大戶道：「這也未必。你拿去稟老爺，且寄在庫上，候京中信出來，再受也不遲。」差人道：「這個使得。但冷姑娘幾時可去？」冷大戶道：「這個聽憑竇老爺擇日便了。」差人得了口信，便同庫吏回復竇知府。

竇知府聽見肯去，滿心大喜。又與宋信商量起來獻婢的文書。又叫宋信寫一封書，內敘感恩謝罪並獻媚望昇之意。又差出四個的當人役，一路護送。又討兩個小丫頭服侍。又做了許多衣服。又拿一隻大浪船，直送至張家灣。擇了吉日，叫轎迎冷絳雪到府，親送起身。

卻說冷家親親眷眷，聞知冷絳雪賣與山府，俱走來攔住道：「冷老爹也忒沒主意，你家又不少柴少米，為甚把如花似玉、親生女兒，遠迢迢賣到京中去？冷姑娘有這等才學，怕沒有大人家娶去。就嫁個門當戶對的農莊人家，也強似離鄉背井去喫苦。」又有的說道：「冷姑娘年紀小，不知世事，看得來去就如兒戲。明日到了其中，上不得，下不得，那時悔是遲了。」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說得個冷大戶祇是哭。冷絳雪但怡然說道：「祇有籠中鸚鵡，哪有籠中鳳凰！我到山府，若是他小姐果有幾分才情，與她相聚兩年也不可知。倘或也是宋信一樣虛名，祇消我一兩首詩，出她之醜，她急急請我出來還怕遲了，焉敢留我！」眾親聞說，也有笑的，也有勸的，亂了兩日。

到了臨行這日，竇知府差人鼓樂轎子來迎。冷絳雪妝束了，拜辭父親道：「孩兒此行，不過是暫往燕京一遊，不是婚姻嫁娶，不必悲傷。」冷大戶道：「得能如你之言，便是萬幸。娘舅送你到京，有甚消息，可即打發他回來，免我掛心。」冷絳雪領諾，竟自上轎去了。正是：

藕絲欲縛鯤鵬翅，黃鳥偏懷鴻鵠心。

莫道閨中兒女小，一雙俊眼海般深。

冷絳雪來到府門，竇知府正在堂上等送她下船。忽見她走上堂來，雖年尚垂髫，卻翩翩然若仙子臨凡。看其舉止行動，宛然又是一個山黛，心下先有幾分驚異。及走到面前祇道她下拜，將要出位還禮優待，不期冷絳雪祇深深一個萬福，便立住不動。竇知府不好意思，祇得問道：「你就是冷絳雪嗎？」冷絳雪朗朗答應道：「賤妾正是。」竇知府道：「我聞你自擅小才女之名。既有才，則有學，則知禮，怎麼見我一個公祖，竟不下拜？」冷絳雪答道：「大人既知講禮，則當達權。賤妾若不為山府買去，以揚州子民論，安敢不拜見府尊。今既為山相府之人，豈有相府之人而拜太守之堂者乎？」竇知府聽了竦然道：「難道相府之人便大些嗎？」冷絳雪道：「相府之人原不大，奈趨奉相府之人不得不大耳！」竇知府道：「你雖為相府之人，尚未入相府，則為禍為福尚未定，況我為政，怎便挺觸於我？」冷絳雪道：「未入相府，妾之禍福，大人為政。妾以良家子女陷為婢妾，既聞大人之命矣。明日妾入山府，若無所短長，則大人獻猶不獻。妾若稍蒙青目，則大人之禍福又妾為政矣。妾敢實告，為恩為怨，大人亦當熟思。」竇知府聞言大驚失色道：「據汝這等說起來，是我欲結一人之恩，反招一人之怨了。結恩未必深，而招怨已切齒，這如何使得。」因低頭沉吟，有個欲要改悔之意。

冷絳雪微笑道：「大人不必沉吟，妾原知此意不出之大人，大人祇是過於信讒耳。妾不報讒人而報大人，非女子也。大人請放心，從前功罪可以兩忘。今與大人約，敢以父兄門戶為託。父兄門戶安，則賤妾頂踵而捐。倘再魚肉，則讎不共天。斷不食言，惟大人圖之！」竇知府聽了方喜動顏色道：「聽汝言談，觀汝舉止，不獨才情獨步一時，而俠氣直接千古，真可愛可敬，到京定有大遇。本府誤聽讒言，今日悔無及矣。父兄之託，謹當如教。倘可吹噓，幸勿忘今日之約。」冷絳雪道：「既蒙明諭，妾雖草木，亦有知恩。」竇知府大喜，遂邀入後堂，叫夫人盛設留錢。錢罷，方用鼓樂送上船。聞知鄭秀才送上京，又另是二十兩下程。正是：

獻媚雖云得計，逢迎實費周旋。

榮辱到底由命，何不聽之自然。

竇知府送了冷絳雪下船，隨即差人飛個名帖，拜冷大戶，就吩咐說道：「如有甚事情，不妨私衙相見。」冷大戶見女兒與知府直立著對答了半晌，知府轉加意奉承，曉得女兒有些作用，方稍稍放心。直看女兒開了船，方纔回去，不題。

卻說冷絳雪自別父親，慨然而行，全無離別之色。一路上逢山看山，遇水覽水。凡過古人形跡所在，無不憑弔留題。

一日，行到了山東汶上縣，見一簇林木蒼秀，林木中隱隱露出兩個廟宇的獸頭角。冷絳雪在舟中望見，便問是甚麼所在。船上人答道：「這是汶上縣地方，前面紅廟叫做閔子祠，是個古跡。」冷絳雪道：「既是閔子騫大賢古跡，不可不到。」因叫船家擡船，要上去看看。船家道：「日已向西，又是順風，要趕路，不上去吧！」冷絳雪道：「哪有不上去之理！」船家拗不過，祇得落了篷，將船彎到廟前說道：「趕路要緊，廟中景致甚多，祇好略看看就下船，千萬不可耽擱。」冷絳雪應了。隨同鄭秀才，帶著兩個丫頭攜了筆硯跟隨，兩個差役前面引路。

冷絳雪到了廟門一看，見入去的徑路都是隨山曲折的，由徑路走到大殿，足有半箭多路。殿上廟貌雖不甚整齊，卻還不甚荒涼。冷絳雪瞻拜一回，因對鄭秀才說道：「昔日閔子不仕權門，欲逃汶上以辭，遂成了千古大賢。我冷絳雪年雖幼，也是個有才女子，怎反趨入權門，其中是非正自難言。」鄭秀才道：「他一個聖門大賢，你一個女子，怎與他比較起來。」冷絳雪道：「舜何人！予何人！有為者亦若是。」歎息了兩聲，因取丫頭攜來筆硯，在西楹旁邊粉壁上題詩一首道：

千古權門貴善辭，娥眉何事反趨之？

祇因深信尼山語，磨不磷兮涅不緇。

後題維揚十二齡小才女冷絳雪題。

冷絳雪題罷，就同鄭秀才入廟後各處去遊玩。不期事有湊巧，冷絳雪才轉得身，忽廟外又走進一個小秀才來。你道這小秀才是誰？原來姓平名如衡，表字子持，是河南洛陽人。自幼父母雙亡。他生得面如美玉，體若兼金。年纔一十六歲，而聰明天縱，讀書過目不忘，作文不假思索。十三歲上，就以案首進學，屢考不是第一，定是第二，決不出三名。這年到了一個宗師，專好賄賂。案首就是一個大鄉宦的子弟，第二至第十皆是大富之家一竅不通之人，將平如衡直列到第十一名上。平如衡胸中不忿，當堂將宗師挺撞了幾句。宗師大怒，要責罰他。他就將衣巾脫下，交還宗師道：「我平如衡要做洛陽秀才，便聽宗師責罰。這講不明，論不公的窮秀才，我平如衡不願做它。宗師須管我不著。」宗師道：「我考你在一等十一名，也不為低了。」平如衡道：「若是前面十人文章，果然好似我平如衡，莫說一等十一名，便考到六等，也不敢生怨。倘一個不如我，縱列第二，終不能服。」宗師道：「小小年紀，怎這等放肆！哪見前面十人便不如你？」平如衡道：「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，這也難辯。祇是我平如衡不願做這生員了。」宗師道：「學校乃斯文出身之地，你為一時名次，棄了衣巾而去，豈不誤了終身。」平如衡笑道：「人生祇患無才。若毛羽已豐，則何天不可以高飛！」因長揖而去。宗師十分慚愧，還叫教官留他。當不得他執意不回。他恐怕住在洛陽被宗師纏擾，因有一個親叔，是個貢生，在京選官，遂收拾行李，帶一老僕進京去尋他。想不到得京中，叔子已選松江教官，上任去了。因京中別無熟識，祇得一路起早出京，要往松江去尋叔子。

這日，到了汶上縣，雖天色尚早，還去得幾里，因身子倦怠，便尋個潔淨歇店住下。聞知閔子廟不遠，遂步入廟中來閑散。纔走到廟楹之前，忽見粉壁上墨跡淋漓，龍蛇飛舞，心下驚異。忙近前一看，見詩意又感慨，又自負，又見有娥眉之句，心下想道：「難道是個女子？」及看到後邊，見寫著十二齡小才女，驚得滿身汗下道：「大奇事，大奇事，怎麼十二歲女子有此傑作。不信，不信。」再定睛細看時，見墨跡尚然未乾，後面名冷絳雪，心下想道：「既有名姓，這是真了。」因歎道：「我平如衡自恃十六歲少年，有此才學，往往驕傲將人不看在眼中。誰知十二歲女子，詩才如此高美，真令人愧死。」又朗吟了數遍，愈覺警拔。因想道：「此乃千秋僅見之事，便冒續貂之醜，也說不得，須和她一首。」因到殿上香座前，尋了一枝爛頭筆，在石硯裏蘸得飽飽，走到壁邊，依韻和詩一首道：

文見千秋絕妙辭，憐才真性孰無之？

倘容秣馬明吾好，願得人間衣盡緇。

後寫洛陽十六歲小書生平如衡，將往雲間，道過汶上，偶瞻壁翰，欣慕執鞭，草草題和。

平如衡題完放了筆，又癡癡想道：「此鄉僻村野之地，如何得有才女，除非過往仕客家眷。」忽想起道：「方纔入廟時，看見廟門前河岸口有一隻大船泊著，莫非就是船上起來遊賞的？」因忙忙趕出廟來一看，祇見那隻船正攬著跳板，踏著扶手，幾個人立著勤勤張望廟中，在那裏等候。平如衡暗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想在廟中尚未出來。」欲要進廟迎看，又恐迎錯了，遂祇在廟前船邊，走來走去的等候。

卻說冷絳雪在廟後各處遊覽完，方纔出來。走到殿前，自家愛自家的題詠，捨不得丟下，心下暗想道：「我這首詩題在此處，真是明珠暗投，有誰鑒賞？」又走近壁間去看看，忽見後邊已有人題詩在上，不勝驚訝道：「怎麼剛轉得一轉，就有人題在上面？」再細細一看，見詞意深婉，俱寓稱揚不盡之意。又見筆墨縱橫，如千軍萬馬。又看到署名，愈加驚喜道：「嘗謂天下無才，誰知轉眼間便遇了知己。但當面遇之，又當面失之，殊可痛恨。」

祇管立住沉吟，船上人早趕進廟來催促道：「天色將晚了，快上船，還要趕宿頭哩。」冷絳雪無奈，祇得走出廟來。出得廟門，祇見一個少年書生，俊俏風流，在那裏伸頭縮腦的張望。欲待停足回眸，爭奈母舅與差人圍簇而行，少留不得。剛上了船，跨得入艙，船家早將船撐離岸，曳起篷，如飛的一般去了。祇因這一去，有分教：

相思兩地無頭緒，緣分三生有腳根。

不知此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平山冷燕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